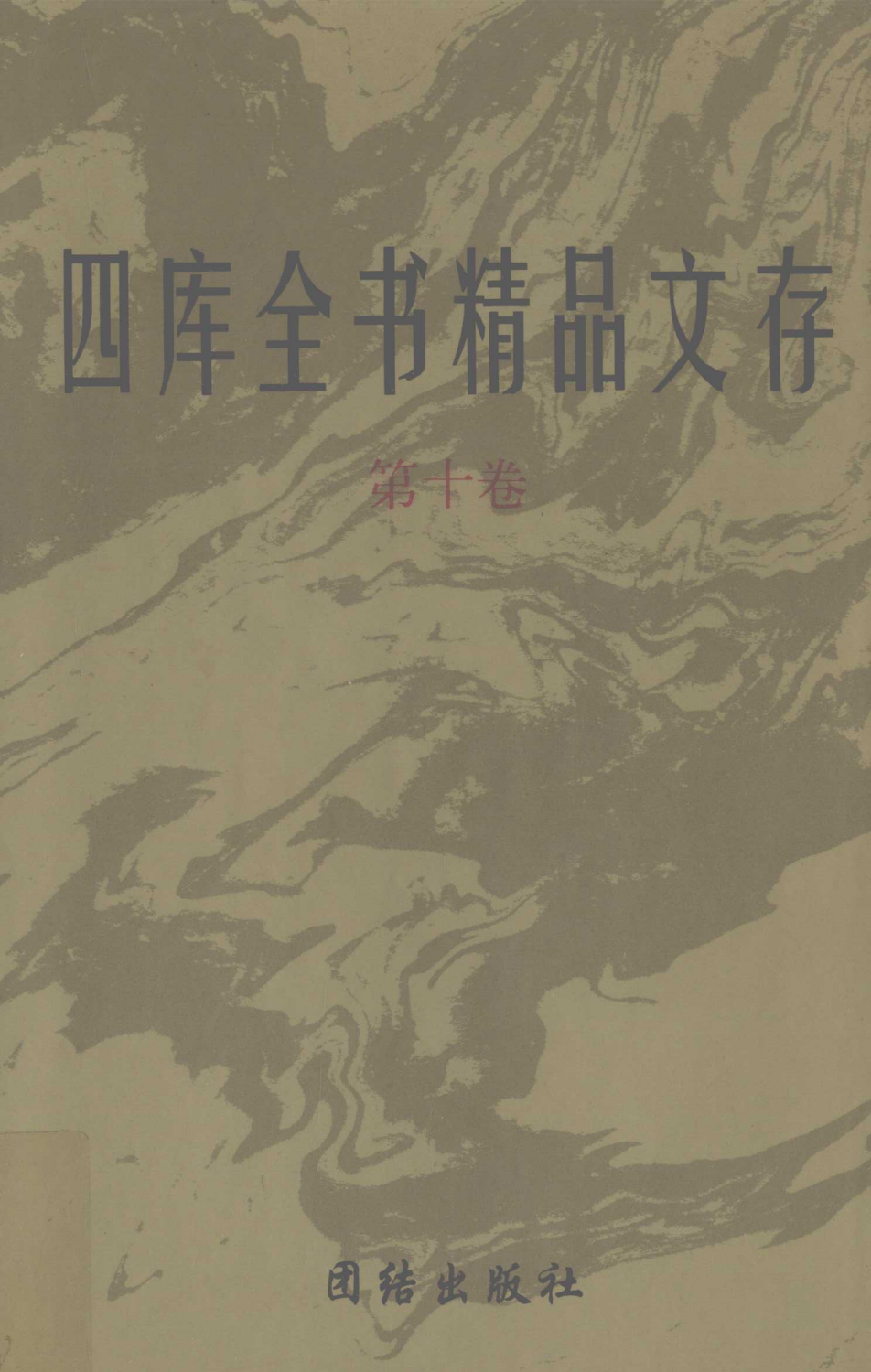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第十卷

团结出版社

四库全书精品文存

（清）乾隆帝

四库全书

精品文存

· 10 ·

文选(下)

团结出版社

目 录

卷三十九	(1)	答东阿王笺一首	(41)
上书	(1)	答魏太子笺一首	(43)
上书秦始皇一首	(1)	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一首	(45)
上书吴王一首	(4)	为郑冲劝晋王笺一首	(47)
狱中上书自明	(7)	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一首	(49)
上书谏猎	(13)	到大司马记室笺一首	(51)
上书谏吴王	(14)	百辟劝进今上笺一首	(53)
上书重谏吴王	(16)	奏记	(56)
诣建平王上书	(18)	诣蒋公一首	(56)
启	(23)	卷四十一	(57)
奉答敕示七夕诗启一首	(23)	书上	(57)
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一首	(24)	答苏武书一首	(57)
启萧太傅固辞夺礼一首	(25)	报任少卿书一首	(63)
卷四十	(27)	报孙会宗书一首	(73)
弹事	(27)	论盛孝章书一首	(76)
奏弹曹景宗一首	(27)	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一首	(77)
奏弹刘整一首	(31)	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一首	(80)
奏弹王源一首	(34)	卷四十二	(84)
笺	(38)	书中	(84)
答临淄侯笺	(38)	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首	(84)
与魏文帝笺一首	(40)		

与朝歌令吴质书一首	(90)	对问	(159)
与吴质书一首	(91)	对楚王问一首	(159)
与钟大理书一首	(93)	议论	(160)
与杨德祖书一首	(94)	答客难一首	(160)
与吴季重书一首	(97)	解嘲一首	(163)
答东阿王书一首	(99)	答宾戏一首	(169)
与满公琰书一首	(102)	辞	(175)
与侍郎曹长思书一首	(104)	秋风辞一首	(175)
与广川长岑文瑜书一首	(105)	归去来一首	(175)
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一首	(106)	序上	(178)
卷四十三	(109)	毛诗序一首	(178)
书下	(109)	尚书序一首	(179)
与山巨源绝交书	(109)	春秋左氏传序一首	(181)
与石仲容与孙皓书	(115)	三都赋序一首	(184)
与嵇茂齐书	(121)	思归引序一首	(186)
与陈伯之书	(123)	卷四十六	(187)
重答刘秣陵沼书	(127)	序下	(187)
移书让太常博士	(129)	豪士赋序一首	(187)
北山移文	(132)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	(191)
卷四十四	(136)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	(196)
檄	(136)	王文宪集序一首	(207)
喻巴蜀檄一首	(136)	卷四十七	(218)
为袁绍檄豫州一首	(138)	颂	(218)
檄吴将校部曲文一首	(145)	圣主得贤臣颂一首	(218)
檄蜀文一首	(153)	赵充国颂一首	(222)
难蜀父老一首	(156)	出师颂一首	(223)
卷四十五	(159)	酒德颂一首	(225)
		汉高祖功臣颂一首	(226)

赞 (237)

 东方朔画赞一首 (237)

 三国名臣序赞一首 (240)

卷四十八 (252)

符命 (252)

 封禅文一首 (252)

 剧秦美新 (257)

 典引一首 (264)

卷四十九 (271)

史论上 (271)

 公孙弘传赞一首 (271)

 晋纪论晋武帝革命一首 (274)

 晋纪总论一首 (275)

 后汉书皇后纪论一首 (288)

卷五十 (292)

史论下 (292)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一首 (292)

 宦者传论一首 (295)

 逸民传论一首 (300)

 宋书谢灵运传论一首 (303)

 恩幸传论一首 (306)

史述赞三首 (309)

 述高纪赞 (309)

 述成纪赞 (310)

 述韩英彭卢吴传赞 (311)

 后汉书光武纪赞一首 (311)

卷五十一 (313)

论一 (313)

 过秦论一首 (313)

 非有先生论 (317)

 四子讲德论 (320)

卷五十二 (330)

论二 (330)

 王命论一首 (330)

 典论论文一首 (335)

 六代论一首 (337)

 博弈论一首 (344)

卷五十三 (347)

论三 (347)

 养生论一首 (347)

 运命论一首 (353)

 辩亡论上下二首 (363)

 辩亡论上 辩亡论下

卷五十四 (376)

论四 (376)

 五等论 (376)

 辩命论 (386)

卷五十五 (401)

论五 (401)

 广绝交论 (401)

连珠 (414)

 演连珠五十首 (414)

卷五十六 (428)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486)
箴..... (428)	齐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491)
女史箴一首..... (428)	碑文上 (495)
铭 (431)	郭有道碑文一首..... (495)
封燕然山铭一首..... (431)	陈太丘碑文一首..... (497)
座右铭一首..... (433)	褚渊碑文一首..... (500)
剑阁铭一首..... (434)	卷五十九 (513)
石阙铭一首..... (435)	碑文下 (513)
新刻漏铭一首..... (445)	头陀寺碑文一首..... (513)
诔上 (450)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一首..... (527)
王仲宣诔一首..... (450)	墓志 (544)
杨荆州诔一首..... (454)	刘先生夫人墓志..... (544)
杨仲武诔一首..... (458)	卷六十 (546)
卷五十七 (460)	行状 (546)
诔下 (460)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首..... (546)
夏侯常侍诔一首..... (460)	吊文 (558)
马汧督诔一首..... (464)	吊屈原文一首..... (558)
阳给事诔一首..... (470)	吊魏武帝文一首..... (560)
陶征士诔一首..... (474)	祭文 (566)
宋孝武宣贵妃诔一首..... (479)	祭古冢文一首..... (566)
哀上 (484)	祭屈原文一首..... (568)
哀永逝文一首..... (484)	祭颜光禄文一首..... (570)
卷五十八 (486)	
哀下 (486)	

文选·卷三十九

· 上书 ·

上书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记》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说秦，秦拜斯为客卿。会韩使郑国来间秦，以作溉渠。已而觉，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秦者，只为其主游间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始皇帝以斯为丞相。后二世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史记》曰：戎王使由余于秦，秦后归由余，缪公又使人间要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东得百里奚于宛，《史记》曰：晋献公以百里奚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郢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欲重赎之，恐楚子不许，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许，与之。缪公与议国事，大悦，授之国政。迎蹇叔于宋，《史记》曰：百里奚谓缪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贤，而世莫知。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来邳豹、公孙支于晋。《左氏传》曰：晋郤芮丕郑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谓公孙支曰：夷吾其定乎？对曰：今其言多忌克，难哉！杜预曰：公孙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产于秦，穆公用之，并国三十，遂霸西戎。

《史记》曰：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曰：献公卒，子孝公立。又曰：卫鞅西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励战死之士。赏罚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诸侯毕贺也。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曰：卫鞅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曰：卫鞅击魏公子邛，封鞅为列侯，号商君。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史记》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张仪复相秦，攻韩宜阳，降之云。孝王十年，纳魏上郡。张仪伐蜀，灭之，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云：孝王纳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误也。又曰：武王立，张仪死。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通车三川，窥周室，使甘茂伐宜阳，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张仪已死，此云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疑此误也。三川，韩界也。宜阳，韩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属楚夷也。鄢郢，楚二县也。盖秦令人据之也。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成皋，县名。周之东境。遂散六国之从，六国，韩、魏、燕、赵、齐、楚也。《汉书·音义》文颖曰：关东为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记》曰：惠王卒，韩、魏、齐、楚皆宾从。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史记》曰：孝王卒，立异母弟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为华阳君。魏冉为相国，范雎说秦昭王，言穰侯权重诸侯，昭王乃免相国，逐华阳君关外。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春秋保乾图》曰：光闾害，蚕食天下。高诱《淮南子注》曰：蚕食无余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负，犹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纳，疏士而弗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随之宝，《新序》固桑对晋平公曰：夫剑产于越，珠产于江南，玉产于昆山，此三宝皆无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越绝书》曰：楚王召欧冶子干将作铁剑二枚，二曰太阿。

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幡之鼓。孙卿曰：纤离蒲梢，皆马名。郑玄《礼记注》曰：幡皮可以冒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而赵卫之女，不充后庭；骏良駉騊，不实外厩；《周书》曰：正北以駉騊为献。《广雅》曰：駉，马属。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下陈，犹后列也。《晏子》曰：有二女，愿得入身于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玕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言以宛珠饰簪，以玕傅珥也。《说文》曰：珥，瑱也。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缙帛所出者也。此解阿义与子虚不同，各依其说而留之。旧注既少不足，称臣以别之，他皆类此。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随俗雅化，谓闲雅变化，而能随俗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说文》曰：瓮，汲瓶也。《说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节乐。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礼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又曰：桑间濮上，亡国之音也。《乐动声仪》曰：舜乐曰箫韶。又曰：周乐伐时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时用干戈。徐广曰：韶一作昭。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高诱《吕氏春秋注》曰：适，中适也。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辞水，故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圣人不让负薪之言，以广其名。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郭象《庄子注》曰：资者，给贐之谓。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

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战国策》范雎说秦王曰：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食者也。《说文》曰：赍，持遗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上书吴王一首

邹阳

《汉书》曰：邹阳，齐人也。阳事吴王濞，王以太子事，阴有邪谋，阳奏书谏，为其事尚隐，恶不指斥言，故先引秦为喻。因道胡越、齐、赵之难，然后乃致其意。

臣闻秦倚曲台之宫，应劭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也。《三辅黄图》曰：未央有曲台殿。悬衡天下，如淳曰：衡，犹称之衡也。言其悬法度于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画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以叩函谷，咸阳遂危。《史记》曰：陈胜，字涉，阳城人也。胜为王，号为张楚，西击秦。又曰：张耳，大梁人也。陈胜起薪，以耳为校尉。《广雅》曰：据，引也。言相引以为援也。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今胡数涉北河之外，《史记》曰：秦惠王游至北河。徐广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飞鸟，下不见伏兔，苏林曰：覆，尽也。言胡上射飞鸟，下尽地之伏兔。斗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千里不绝。郑玄《礼记注》曰：流，犹行也。何则？强赵责于河间，应劭曰：赵幽王为吕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长子遂为赵王，取赵之河间。立弟辟强为河间王。至子哀王无嗣，国除，遂欲复还得河间也。六齐望于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济南郡，为吕王台

奉邑。又割琅邪郡，封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为王，言六齐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与吕后。《汉书》曰：文帝闵济北逆乱自灭，尽封悼惠王诸子为列侯。后齐文王薨，无子，于是分齐为六，将闾为齐王，惠为济北王，贤为淄川王，雄渠为胶东王，邛为胶西王，辟光为济南王也。城阳顾于卢博，孟康曰：城阳王喜也。喜父章，与弟兴居讨诸吕有功，本当尽以赵地王章，梁地王兴居。文帝闻其欲立齐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职岁余薨，兴居诛死。卢博，济北王治处，喜故顾念而怨也。二郡谓城阳章所封，济北兴居所封，兴居诛死，故喜顾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县济北县。三淮南之心思坟墓。张晏曰：淮南厉王三子，为三王，念其父见迁杀也。《汉书》曰：上怜淮南王不轨，上乃立厉王三子安为淮南王，敖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大王不忧，臣恐救兵之不专，孟康曰：不专救汉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愤，不能为吴也。若吴举兵反，天子来讨，谓四国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专救汉。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为吴。二说相成，义乃可明。胡马遂进窥于邯郸，越水长沙，还舟青阳。苏林曰：青阳，水名也。言胡越水陆共伐汉也。善曰：此同孟康之义也。张晏曰：还舟，聚舟也。言胡为赵难，越为吴难，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说。《秦始皇本纪》曰：荆王献青阳之田，已而背约，要击我南郡。虽使梁并淮阳之兵，下淮东，越广陵，以遏越人之粮，汉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辅大国。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善曰：大国，谓赵也。阳假言吴思助汉，今胡越俱来伐之。汉虽复使梁并淮阳之兵，以遏越人之粮。汉截西河以下，而助于赵，终无所益。故胡亦益进，越亦益深，此臣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吴计，虽使当为乃使，越人当为吴人，辄当为御。言吴赵欲来伐汉，汉乃使梁并淮阳之兵，以止吴人之粮。汉截西河以御于赵。如此，则赵不得进，吴不得深。阳恶指斥，故假胡越错乱其辞，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闻蛟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善曰：底与砥同。底，砺也。《战国策》苏秦说赵王曰：外客游谈之士，无敢自进于前。《汉书·王莽传》

曰：游者为之谈说。今臣尽知毕议，易精极虑，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谋虑之。则无国而不可奸；善曰：《尔雅》曰：奸，求也。奸与干同。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窃高下风之行，尤悦大王之义。善曰：《新序》公孙龙谓平原君曰：臣居鲁，则闻下风。高先生之知，悦先生之行。故愿大王无忽，察听其至。善曰：刘瓛《周易注》曰：至，极也。谓极言之。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鹞。孟康曰：鹞，大雕也。如淳曰：鸷鸟比诸侯，鹞比天子。夫全赵之时，服虔曰：全赵，赵未分之时。应劭曰：后分为三。武力鼎士，袞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袞服，大盛玄黄服也。臣瓛以为鼎士，举鼎之士。丛台，赵王之台。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韦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吕后杀之。湛，今沈字也。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善曰：《汉书》曰：淮南厉王长谋反，废迁蜀。韦昭曰：徙蜀严道。然则计议不得，难诸责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传》曰：吴公子光享王，铸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以刺王。《说苑》曰：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狼虎。故愿大王审画而已。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臣瓛以为文帝入关而立，以天下多难，故乃寒心战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仪父之后，应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虚侯章东喻齐王，嘉其首举兵欲诛诸吕，犹春秋褒邾仪父者也。深割婴儿王之，应劭曰：封齐王六子为王，其中有小婴儿。孝文帝于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阳。善曰：此言文帝之时，梁王揖、代王参、淮阳王武。后梁王揖早薨，徙武为梁王也。然参揖皆少，故云壤也。晋灼曰：《方言》：梁益之间，所爱讳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玮其肥盛。《晋书》注以玮为讳。卒仆济北，囚弟于雍者，岂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汉书》曰：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乃反。棘蒲侯击之，兴居自杀。又曰：淮南王道死雍。应劭曰：二国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功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规山东，右制关中，

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如淳曰：新垣平诈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东北汾阴，有金宝气，鼎在其中，弗迎则不至。为吴计者，犹新垣平之言周鼎，终不可得也。新垣过计于朝，服虔曰：过，误也。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高皇帝烧栈道，灌章邯，应劭曰：章邯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烧栈道，言高祖涉所烧之栈道也。《史记》曰：张良说汉王，烧绝栈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东驰函谷，西楚大破。张晏曰：项羽自号西楚霸王。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谓项王败走也。此皆国家之不凡者也。孟康曰：言国家不可庶几得之也。愿大王熟察之。

狱中上书自明

邹阳

《汉书》曰：阳以吴王不可说，去之梁。从孝王游，羊胜、公孙诡等疾阳，恶之于孝王。孝王怒阳，下狱吏。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书奏，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烈士传》曰：荆轲发后，太子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后闻轲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历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将军也。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谕

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张晏曰：尽其计议，愿王知之。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张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讯，考三日问之，知与前辞同不也。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善曰：《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下，奉而献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献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善曰：《史记》曰：始皇以李斯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记》曰：纣淫乱不止，箕子惧，乃佯狂为奴。《论语》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善曰：以其计谬，故令后之。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善曰：《史记》曰：比干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又曰：子胥自刭，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鸱夷槁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熟察，少加怜焉！语曰：白头如新，《汉书·音义》曰：或初不相识相知，至白头相知。倾盖如故。文颖曰：倾盖犹交盖，驻车也。善曰：《论语》曰：孔子之郊，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甚相悦。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记》曰：荆轲见樊于期曰：今闻秦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首，何如？于期曰：为之奈何？轲曰：愿得将军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搢其胸。于期遂自刭。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善曰：《汉书·音义》曰：王奢，齐臣也。自齐亡之魏，齐伐魏，奢登城谓齐将曰：今君之来，不过以奢故也。义不苟生，以为魏累。遂自刭。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旁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服虔曰：苏秦于秦不出其信，于燕则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记》苏秦曰：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

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张晏曰：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殆欲诛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还拔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于燕王。善曰：恶，谓谗短也。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駻馐。孟康曰：敬重苏秦，虽有谗恶，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显，而人说短于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善曰：《战国策》曰：司马喜三相中山。《尚书·吕刑》曰：膑者，脱去人之膑也。郭璞《三苍解诂》曰：膑，膝盖也。范雎折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善曰：《史记》曰：范雎随魏中大夫须贾使齐，齐襄王赐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须贾以为持魏国阴事告齐，以告魏相魏之诸公子魏齐，使舍人笞击范雎，折胁折齿，雎得出，亡入秦，为应侯。《广雅》曰：摺，折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庄周云：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河。善曰：《尔雅》曰：水自河出为雍。言狄先蹈雍而后入河也。徐衍负石入海，《汉书·音义》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见《列士传》。善曰：《论语·讫》曰：徐衍负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犹杀也。不容身于世，《新语》曰：穷泽之民，身不容于世，无绍介通之。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义不苟取比周朋党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韬》曰：结连朋党，比周为权。杜预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穆公委之以政。《说苑》邹子说梁王曰：百里奚乞食于路，而穆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善曰：《吕氏春秋》曰：宁戚饭牛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邹子《说苑》邹子说梁王曰：宁戚扣辕行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岂素官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意，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

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善曰：《论语》曰：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计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详。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国语》泠州鸠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贾逵曰：铄，消也。众口所恶，金为之销亡。积毁销骨，谓积谗。善曰：毁之言，骨肉之亲，为之销灭。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善曰：言齐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强盛。《史记》曰：齐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强立。张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善曰：公听，言无私也。并观，言无偏也。《尸子》曰：论是非者，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记》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杀舜。丹朱，尧子。仇敌，未闻。《尚书》曰：周公位冢宰，群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霸不足侔，三王易为比也。是以圣王觉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悦田常之贤；善曰：《史记》曰：燕王哙属国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齐因伐燕，燕王哙死，子之乃亡。又曰：齐田常杀简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五年，齐国政皆归田常。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应劭曰：紂剗妊者，观其胎产。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而强霸诸侯；张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国语》曰：初，献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于蒲城。文公逾垣，寺人斩其袂。及入，寺人求见，于是吕鄆冀芮畏逼，悔纳公，谋作乱，伯楚知之，故求见公。公遽见之，伯楚以吕鄆之谋告公。韦昭曰：寺人掌内。袂，袂也。勃鞞，字伯楚。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传》寺人披谓晋侯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何则？慈仁殷勤，诚嘉于心，此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而卒车裂之。善曰：商鞅车裂。已见《西征